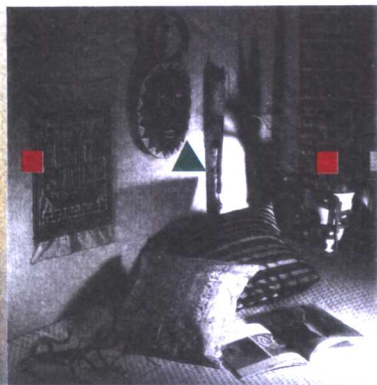


S
A
Z
W
E
N
X
I
Z
G
Z
J
O



手艺的黄昏

SANWENXINGZUO

车前子

自选

我 仅 仅 在 过 着
我 喜 欢 过 的 日
子 写 点 散 文 作
点 诗 像 我 抽 点
烟 喝 点 酒 一 样
只 是 有 一 声 呐
喊 有 时 会 突 然
从 心 底 叫 出 肩
头 也 沉 甸 甸 的

策划: 宫 玺

SANWEN XINGZU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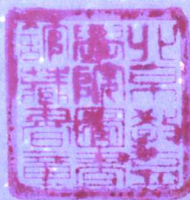
手
艺
的
黄
昏

车
前
子
自
选
集

散文
星座
丛书

I267/552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0000125600

406275

责任编辑：谢 锦

封面设计：王志伟

散文星座丛书

手 艺 的 黄 昏

——车前子自选集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

开本 850×1092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46,000

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5,000册

ISBN7-5321-1760-X/I·1424 定价：13.00元

“散文星座”丛书序

宫 玺

得天时地利之滋育，九十年代的散文无边葱茏。

或说有些芜杂。是的。也许这是生机勃勃、花卉竞长不可避免的。无论如何，丰茂总比单调好。

这气象，让人想起五四新文学运动催生的二三十年代散文的诱人光景。是不是可以说，八十年代是散文的回归，九十年代是散文的复兴？

稍加比较，就可看出：九十年代的散文，内容更开阔，思想更活跃，题材更多样，形式品种更丰富。而尤可称道的是，作家的精神更为自由，心态更为舒展。破除了套套框框，无拘无束，散文更具特色更见个性。

复兴不是复现。复兴是在以往传统基础上发扬光大，开拓创新。

九十年代的散文，天地高远，写散文者多得难以计数。老作家健笔依旧者大有人在，中年作家势头正旺，而青年作家，则是颖秀新锐。几乎所有的小说家、诗人、评论家、学者都欣然执笔为文，有些艺术家也抑不住相继参

与。于是散文家行列中出现了年老的“新秀”。而才思出众的女作家更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。

或说,散文在九十年代复兴是复兴了,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,但作为个人,似乎还没有可与二三十年代相媲美的诸多散文大家。仿佛如此。但请别急,且期以时日,放眼新的世纪,谁能说年轻一代中不会出现光耀文学史的人物!

《散文星座》丛书无意标榜什么旗号,只想向读者推荐一批有切实独特感受、有真知灼见和文学才华的年轻散文作家,他们有的已被文坛注目,有的正引起注目。他们天南地北,风格迥异。散文的疆域原本宽阔,而凡佳作总是独一无二的。是不是呢?

1998年3月8日

序

孙悟空有七十二变，我人学猴样地编了七十二篇——这本集子——以求篇与篇之间有点变化。在这七十二篇中，我从《明月前身》里选了八篇，其余的都未结过集。有的还是从一堆手稿中刚被唤醒的，脸还没洗过。重复编选一点也不有趣，这尤其是要说明的，否则对不起读者的钱包。

我想象中的散文家，是这么个形象，他类似观世音：摆摆柳枝，于净瓶中蘸若干清水，遥遥洒向滚滚红尘。也的确有相像的地方，都穿着白衣服。所谓白衣仙人，所谓白衣秀才。我想是要去观一番世音的，但并不需要怀着救苦救难的抱负。谁也不能救苦救难，除了自救。某种程度上讲，更具有游戏的色彩。这一切，是多好玩啊。我对那一类的散文家有些成见，他们在文化批评的布景前面，是一个虚拟中的官僚坐在虚拟中的衙门里写着虚拟中的判牍。如果说我的散文中有一点文化意味的话，那也是文化体验与文化趣味。还是上面说的那句话：这一切，是多好玩啊。所以我想象中的散文家，又往往是一个儿童丈夫的

形象，他对妻儿的重大责任，都使其能转化为像过家家、搭积木或捏泥挖沙似的游戏。

但我从不觉得我是个散文家。在许多年前，我写诗，人们说：“这是个诗人。”我听到后会害羞。我仅仅在过着我喜欢过的日子：写点散文，作点诗，绘点画，像我抽点烟，喝点酒，睡点懒觉一样。只是有一声呐喊有时会突然从心底叫出，肩头也沉甸甸的。

我以为散文是很窄的文体，就像一个背着坏名声的女人，都道是人尽可夫，但就是她心中恰恰怀着强烈又绝望的爱情。散文有它独特的一套，首先要做的是把散文和随笔区分开来，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。我对大散文不以为然，我写或将要写的是我以为的新散文。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。但又能做些什么呢？许多时候，仅仅是沿着散文这条大路行走时想拐一个弯。大散文只是使散文这条大路上树木繁多，并不能深化文体，而我以为的新散文应该是在拐弯后能走上另一条道路，只是在拐弯后并无路可走，我想到了这句话：“我们的智慧不够。”只得又退回到原先的路上，或者索性不走。我们有太伟大的传统。

《论语》是一部民办学校的备忘录，《庄子》则是一盆泼在大地上的凉水。《论语》是随笔的鼻祖，《庄子》是散文的祖师爷。但常常缠夹一起，像儒道的观念总会在一个

知识分子身上同时性地呈现，仿佛繁忙的出入境办公室。《论语》是我目前读到过的最好一部随笔，《庄子》是我目前读到过的最好一篇散文，但我对它们都不求甚解也不感兴趣。就像一个人对曾曾曾祖父没什么了解和兴趣一样。我较为重视王羲之的杂帖、韩愈的序记和苏轼的小品。王羲之的杂帖如春江朝雾、秋林夕烟，让我领略到文字之美；韩愈的序记仿佛X光片，黑底白形，触目惊心，使我感受到思想的险僻。有了险僻的思想，才有奇妙的谋篇。而苏轼的小品好似圣诞树上挂着的小礼物，尽管不值钱，但有一种人情之美。他们像是我的曾曾祖父，我没有记忆，说实话，也没什么兴趣。我的曾祖父是归有光和沈复一类。归有光的散文我能一下看出他的病处，反而有了层亲近感。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散文，可以说我的初恋对象就是书中的“芸”，我叫作“芸娘”。吴方言里，“娘”是少女的意思。这一层意思，在日本语里还保存着。以至我好几年都惴惴不安，像是乱伦的感觉在追踪着我。尽管我对归与沈都有亲近感。更多的是地域上的亲近吧。但也无多大兴趣。陈继儒、袁枚的生活方式我都很喜欢，文章却常常被我一目十行地带过。这也说不上有兴趣了。但正是在无兴趣之际，我觉得他们都影响了我。起码在文字的轻盈、思想的奇险和人情的蕴藉上。

我是把鲁迅那一代作家看作祖父的。鲁迅的《野草》，加上“题辞”正好是二十四篇，《野草》是散文写作中的“二十四散文品”。它解放了我，使我一觉散文是有多种多样的写法的。我对周作人、郁达夫都怀有过很长时间的好感。有一阶段，特别醉心沈从文的作品，以至我填写履历表时在“民族”一栏中，我填上了“土家族”。只是有关人士找我，说你是土家族的话，我们会给你一些政策上的优惠。我这才改回汉族。人是无力的，之一就是不能选择民族。既然不能选择民族，我就决定自己在写作意识上是一个“少数民族写作者”。我对沈从文有格外的亲缘，与他一样，都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，许多东西依靠自学。也学过日语，但都没有学好。只是我更多地受了当代的影响，在一个纷纷辞职与离婚的年代，我不可避免地离了一次婚。而沈从文是结发夫妻白头到老。

我觉得我是个没有父亲的人，没有父亲，也就没有众多子女，即我的兄弟姐妹。所以我对当代文学的了解程度比较而言还不如我对唐诗的了解。因为在当代，知道的更多是人，也就见不到什么作品了。不像读唐诗，作品就是作品，人已毫无关系。我还是受到了影响，不是他们对我的影响，而是共时性的影响。或者说时代的影响吧。

外国散文我读的不多。读到的也多是随笔。他们的随笔我倒真的很喜欢，常会使我陷入到冥想中去。人的

问题,人类的问题,他们都能作一些很有趣的关注。我一直以为我国的散文是最优秀的,可能是汉语言的因素。汉语言适合写散文。鲁迅写过几首新诗,后来小说也不写了,我以为是他深刻地领悟到了汉语之美后所使然的吧。这见解很肤浅,但我就是愿意这么肤浅地认为。

本集的责任编辑谢锦小姐来信说:“希望作者写一篇序言,围绕自己散文随笔的创作展开,如:可谈谈自己对散文的认识,有关散文写作的心得,创作的甘苦等等。”我想我在上面大致谈了对散文的认识和散文写作的心得,尽管更多的是谈了散文家。现在想说说创作的甘苦。我在创作中是有甘无苦,写着写着就愉快了。我只在写作时思考写作的问题,写作之外我想我是一个活得较为放松的人。放松的人,才是流连光景者。我猛想起丰子恺了。我对名人故居都无兴趣,但“缘缘堂”却去了两次。当然,也会觉得苦,有时候写着写着,老写不完。太长了。我就对自己的散文定了个规矩:尽量不超过十张三百格的稿纸。能一张写完,决不写一张半。为了使自己接受这个合同,我就诗意地想象:一篇散文是一颗光润的橄榄核,我们就在这小小的核上去雕“唐重牡丹、长歌之哀、韦苏州、古行宫诗、隔是、张良无后、周亚夫、汉轻族人……”。有时也有例外,我在这本集中收了一篇我迄今为止写得最长的一篇散文:《神圣场所》,约有六千字。人有时毫无

抵抗力，或被金钱的力量打倒，或被爱情的力量打倒，这时，也就没了规矩。

序总算写完了。序无非是说在序之后还有东西。还有一些东西。

是为序。

1997年12月25日写于林场停车处

序之二

“序无非是说在序之后还有东西”，想不到是序之二。原编了七十二篇，这是我分内的事。编辑拿掉了若干篇，这是他们的分内事。这就与序中的数目不符了。删掉前序的开头部分吧，头绪还理得出，文气上总觉得少了些劲。故写了序之二。作为补充，也是说明。一些事还是要心中有数。

这样，或多或少有了点编书的过程。能不能看作书的形成——有关书的抽象形式呢？

前几日读一册清人诗集，还是个大家。他不停地在诗中喝酒——想象着山里的梅花已折回一枝，下雪日子，他喝酒；他喝酒，春雨潇潇之夜，去老杜的集子里割韭菜；他喝酒，朋友从域外来，那是个古战场，千军万马只扬起薄薄的尘灰；望望京都上空卷边的云和身边卷舌的北方侍女，他又喝酒了——他喝酒，我呕吐，他把我喝吐了。但我对这书的形式还很有好感，于是原谅了他，也就继续他喝我吐。这书是按原版本影印的，有一些当初的

痕迹。我想起一件事：

仅仅只对“书”保持兴趣。看似抽象的形式，实则十分具体。我见过那些乌红的书版，那年在扬州附近黄昏的县城，堆了足有几十间平房或十几间平房，已记不清了。当时就没想要记清。在书版的浩瀚面前，不由得让我落拓得像个匆匆过客，既卑小又虔诚。落拓就是这样的心境，很难保持镇静。不远处是古运河，星光下流断悠悠往事。偶尔，狗吠羊叫，能听到农民挑着担的赶路声。一间平房里，还有两个老人在印书，如摸着黑。扑子，油烟墨，宣纸，棕帚，熟练得已不知暮色已至：俯着的暗影，冷不防抬高身体。因为我惊动了他们。我想到另外冷不防抬高身体的人——一些刻工：一字一字刻出，像是痛苦，也像是怨忿。或者是入木三分的欢乐。那在木板上凸现的一字一字，能正襟危坐地仿佛已逝去了三四个朝代。因为这里有耐心。书的形成就是一种耐心。再来一次。我想序之二即序的再来一次。

如此，才有点接近我赞美的书的形式了。或多或少保留了当初一些痕迹。当初之痕迹，梦的影青。

为了对称，我还会再补上个代后记二。或许是为了对称。唯一让人觉得不呆板的，我以为只有书的对称。

1998年2月7日傍晚于北京

目 录

序	[1]
序之二	[7]
一根线	[1]
水墨	[6]
杨风子四帖	[13]
梦扇	[18]
墨花团/上午所记	[21]
茶座发言	[26]
洒金册页	[28]
江南贡院	[34]
童话	[36]
《古诗读物》序/为马蹄所编	[38]
家书	[39]
十四田虫	[41]
有公鸡的地方	[44]

吾儿大事记	[46]
章回	[49]
小说“家”	[53]
古老花园	[56]
手艺的黄昏	[63]
侧飞的鸟/于少平水墨画小识	[69]
雨之集	[71]
《影影集》两则	[75]
粉红摘	[87]
琐事	[91]
沉睡的花朵	[94]
停电	[99]
1994 年元旦这一天	[100]
1995 年除夕	[102]
寻找 1996	[104]
小学时代	[106]
苍茫的影子木马	[112]
生活在学校附近	[119]
蟋蟀罐·曹操·淮风月/旧作存稿三篇	[125]
锦盒散页	[129]

一所看得见风景的房间	[138]
貌似格言的脸面	[144]
好玩的地方	[153]
酒酿闲话	[154]
春天的吃	[156]
喝酒	[158]
搜读买	[161]
微雨	[163]
东北旅行散记	[164]
世纪末与足球	[167]
节气与哮喘或农历中的梨	[169]
小品四帖	[176]
腊月九忆	[179]
工作笔记选页	[186]
如期而来 如期而去/《点心师的杰作》后记	[193]
《花木轮》	[195]
诗歌故事/为《车前子自选诗》而作	[196]
纪念一只纸箱	[203]
尘埃/《小记事本》前言	[206]
点彩/《明月前身》代后记	[210]
抬头与低头	[215]

一个梦和另一个梦·····	[223]
与林聊天 ·····	[225]
偶然想起 ·····	[228]
情书练习 ·····	[230]
书信剪辑 ·····	[234]
表白/《即兴自传》的若干篇章 ·····	[240]
身边的想象 ·····	[249]
神圣场所/给林打电话·····	[251]
感谢信(代后记) ·····	[262]
地坛与豆汁(代后记二) ·····	[265]